

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二十八

宋　吳泳　撰

書

與魏鶴山書

某屬者拜箋尋蒙報翰憫誨勤勤懇懇感不可為言校書讀易工夫逾造妙密不以一書窮易而支暢旁取盡將諸儒先之說相與剖析疑義訂正其真是非易之卦脉聖之精藴羲皇之心法周公文王宣父之庶類百物

將自是心契神授而語言文字之枝葉亦無所復用矣某學不切己倀倀然如游騎亡所歸乃蒙校書手筆以示教良發深省固荷不屑之意但資質鈍遲中庸大學語孟之四書未明詩書禮樂之四術未嘗躐等言易恐非盈科後進之道儻自今氣血未衰稍有長進則幅巾隻履尚得從容扣問校書於鶴山之間也來書所說戶外之屨以講學來以干薦干書來終令人倦於接納固是如此然某之意更欲校書充先儒寧受百人欺之說

使好賢之心無一日替則尤見其宏大也不識以為僣否未有詹拜之日願言冲輔道腴前輅泰社

又

某每謂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某知之為最深愈於天下之人何則文以神志為主異時選人逐客躓於憂患傷於感慨耗於血氣既衰困苦而無精采而侍郎養熟道凝神全志壹作為文章天力自到其趣窈窕而深其聲清越而長如夢筆山記捻起老去才盡一段洗筆

池記說咸之良感艮之實見處俱造微密最是李侍郎
北園記於豐道扶教極有功而舜俞山房記根本六經
之奧義演出先王之大法其於學者進學工夫尤所闕
繫追夫意與神馳文隨筆肆隱然有味之言出於記事
之外此則侍郎之所獨得而某竊以為知侍郎之深愈
於天下之人者此也獨知處祠堂記訖令猶未見本只以
前書所教謂近世祠堂太汎古無此典謂先聖先師之
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廟亢不出闕里此却不能無疑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瞽宗瞽宗殷學也有道有德者先師之類也以其有道藝德行可以為人之師而祀之於學亦其宜也不知何以謂之古無此典此其疑一也自孔子夢奠邪說誣民戰國以來禮壞樂廢秦又燔詩書隳學校何有於先聖先師漢興至元朔五年始詔天下郡國建立學官而永平之際皆尊奉孔子之祀則自漢以前先聖之廟固未嘗不出闕里也禮經如戴氏所記鄭康

成所釋其他傳會處不無舛駁至論先聖先師之祀釋奠舍菜之典互見錯出少有悖戾所以陳祥道禮書朱文公學制多從其說恐未可槩以漢儒之說為非古此其疑二也古人假有廟必於萃與涣言之其義誠妙矣然延陵季子亦曰若䰟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者謂辟塞充滿流動洋溢無所往而不在也今有抱道懷德之士出為大賢沒為先師世之相後百有餘載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精爽䰟幹極於神明能使人齋明盛服飾

禮容奉豆籩尸而祝之有不敢忘者茲豈强而致之哉
士讀聖賢之書傳聖賢之心氣脉之通自相關屬其祭
也非謟其歆也以類初不必即道州而祀濂溪即關中
而祀横渠即伊洛而祀伊川明道以此看得向來朱張
二先生記諸儒之祠不是放過亦禮義之所當然耳此
其疑三也侍郎稽考古文出入經傳何有一物不知但
高明之既極則往往於商論之間必欲發先儒之所未
發先儒固有發揮未盡者而天理之則人情之中恐不

能過也某晚學安敢妄有擬議而於此三條實有未達

且蒙侍郎虛心下問故復以此質之門墻切望明賜開

曉俾知有所据守豁然如大寐之得醒斯為幸歟前書

所問紀陟魏徵二事併希賜荅

又

某伏自去歲仙艎次於月峽連驛玭起居狀亦曾奉疏

唁問叙州難弟之戚經閱日久嚮息音銷新進士來袖

出雙白璧亟開捧玩乃知前所寄書悉徹穹檻矣世運

將泰朋陽彙升西山出守溫陵鶴山易帥瀘水士慶於朝農歌於野莫不舉酒相屬以為端人得時之賀而某竊以為侍郎之所可賀者蓋不在茲時也坎以剛中而亨屯以居正而利蹇以能止而碩否以不茍祿而吉困以不失其所亨而通則卦脉之起伏即天根之動靜來伸往屈進減反盈陰銷陽息山川竅而日星垂是理本粲然明著於天地之兩間而世人習矣不察一遇阨窮不堪流落畀者煦煦以乞憐高者婞婞以隕穫内無可

樂者終日命酒賦詩而平生所學全不能倚靠者又未免參仙翁釋子以添熱鬧求其致命遂志遁世而無悶進學畜德盛行而有加如侍郎者則蓋難其人矣俗流化敝人物衰少政嘵土裂大音不完居今之世而聞侍郎之一言一行莫不刻意竦慕而況侍郎不以此舉自滿著書渠陽内樂晏如於魏公論語序見修身踐言之有法於文公年譜序見豐道扶教之有功於濂溪諸老先生祠堂等記見根極理氣分劈義利辨明德性物欲

與夫聖傳之真俗學之痼邪説之誣尤爲有警於後學其它雜著舂容簡短雖若不齊而卒澤於仁義道德炳如也前輩嘗謂退之子厚皆於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今觀渠陽一編則又豈可例以文士目之耶然尚有可商量者記序銘説詩詞各自有體雖文公老先生素號秉筆太嚴而樂府十三篇詠梅花與人作生日清婉騷潤未嘗不合節拍如侍郎歌詞内重卦三三後天八

八三三律管九九玄經等語覺得竟非詞人之體是雖留次義理之富澆灌於舌本滂沛於筆端不自知其然而然但恐或者見之乃謂侍郎盡以易元之妙譜入歌曲是則可懼也某少粗有志於學尤好讀濂溪河南橫渠新安朱氏廣漢張氏之書自來京師交於四方朋友不無切磋之益而力不從心悠悠潰潰立於夢覺之關竟無實得去年登秘府稍收放心會四庫之儲厄於遺爐亦不曾讀所未見豈造物者終推墮於小人之歸耶

看得來學問官職必無兩立之理此長一分則彼消一分更不能長居户限上須是歸而求之懇惻痛切倍用人一己百之工然後為有得也陛對二札謹繕寫拜呈初篇本欲提大綱領别有建白而鄉之士友適至備言去年遭變甚慘為父母之邦只得首及蜀中事末章則述所職也有未是處仍賜指教欲言甚長悃愊無繇盡

又

申寫所冀宏毅忠壯以先民事業珍炎

某自入春來凡三拜起居狀其前後兩書亦有及乎問學行己之要正欲求警誨一語濯去舊見以來新知茲領四月念八日台翰則知僅有二月十八日一緘闕徹書月也侍郎閒靜中閱理理精義明憂患中觀物物格知至今承天子之命出守倏服只以得之聖賢者次第出之漢人何患不安夷人何患不信徑從此拓開北定規模可也東州惟瀘叙尚可用茲得來書乃謂搜練簡閱僅得弩手百人弩三十枚堂堂大府而單寡若是將何

以為國號曰長吏實同旅人昔賢蓋不虛語也某每病今時一種議論率謂儒者不能曉暢軍士曾不知胡安定在丹州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為營田募土人為兵雖軍校番酋亭障廝役輙飲之酒訪備邊利害張直柔每與人論造戰船法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天下之人何有一事非吾儒為之耶區區所望於侍郎者更欲於實用上做起工夫然後能有濟也欲言之事拍塞滿懷上冀存

養清明之氣輯成嘉靖之福

又

某自承侍郎建梱書犢之禮未嘗曠絶六月十八又拜一書附成都月遞以往不審曾洞徹宫檻否詹叔近方到脩門已再胥會且知體況甚悉邊聲不驚軍務多暇又聞即北山之堂址重與修築羣鄉之秀茂講道肄業其間此古者諸侯所以師保萬民之意是固侍郎之所樂為也然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乎事

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於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俗流失世敗壞而今之為士者猶務為空談以長華競侍郎欲築堂某謂當如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一齋治兵治民水利筭法之類各使諸生精論熟講若請堂長又當如朱文公在漳州博採公論延請恬退老成者以為表率庶使後生少知尊賢尚德之意邦不必待科名之士而後為之如此則聚辨有益而精粗不遺向背既明而趨舍自定與民心出治道此其基矣某登朝六

載三對清光每當書思之時必自盟其心不敢妄有一詞以訣悦其上近所陳二劄首篇粗述無田甫田之旨二篇略陳大風有隧之戒而主議者已不樂臺中論事之課已有疏駁其不然者恐得因此汰去未可知也副本録呈仍乞警誨幸甚瞻望旌棨惟冀爲廟社保重

又

某去冬使人之還廣帥具報入春以來詞頭山積隨分又有職事卒卒無須臾閒非故於侍郎爲簡也朝家厲

精公道日闢較之前此政令垢翫上下否隔不可謂不漸就清明獨是君子用之未盡小人去之不力上書論事者莫不以此為言所謂用之未盡者侍郎與真文也所謂去之不力者李知孝梁成大也二賢之本末惟良貴一疏盡之二凶之情狀獨未有人說破近因洪察小帖子言梁臺綱不肅事朝廷雖與降官某以為罪大罰輕輙冒昧繳還降官詞頭乞行鐫竄幸而睿謨英斷已並與施行矣同朝諸公與兩學之士及閭閻小民粗以

為此舉愜當而一二黨姦者猶謂只當封還不合侵臺諫之職彼豈知先正諸賢繳章蓋有甚於此者就使摇撼得去亦素心所甘也官職之榮有限名節之美亡窮近來益見得此理直是分明又時荷詹叔相與切磋警教夾持而上恐自此或更長進也趂計所月遞作此未究欲言尚冀冲養神明之舍厚培勲業之地副此延矚

與洪平齋書 咨夔

某杭杷熱時僅得一番交訊涉暑蔼秋砧音題不嗣新

進士自邑中回每言郎中不相遺忘且於文字議論間多所推許吾行天下半矣不知何以得此於郎中哉鸞鳳高翔之後鳴者束咮巢於阿閣近日稍稍復理遺音絕響而賡之人共指以為明廷之瑞然較之乙酉封事其伉直之風高矣閒居幾時想泰宇益定挹樹花之生香盼庭草之再綠境與心會樂與神會所讀之書與聖賢會斯詠斯陶當有不可涯者獨恨縶維於此欲一望美人而咫尺有絳河之隔耳某資稟沉霧冒焉此來官

於中都比州縣閭竟是事省且亦有一二耐久朋友可以講切近年來省得先民之所以教人只要人著己下靠實工夫不欲令人多作文字故黄離之彖曰畜牝牛吉中庸之訓曰衣錦尚絅以此彌寡於言不甚拈弄筆墨比過荆渚有諸客騎驢雪夜相訪黄其姓虚舟其號强提賦一篇號虚舟詞新進士于齋堂銘鄉人游湖索和韻又未免隨分酬答然枯燥之病深研磨之工少殆如白地明光之綾但有其渲而無精采也因歲事遣人

相聞藉手干指教仍乞一語為參同之鑰山間論著無惜惠寄數篇良晤未有期願言護太白之璜潔青精之羞光此泰道

又

某𦛗前遣墨奴筆史問訊天目之仙五雲自山中來絶無一點塵氣肉食者良可鄙也紀綱踵門連拜寶翰郁然風味其臭如蘭此又在言語之外感藏何斁郎中一代文伯𥚃絲綸之手韜巖谷之間芸寒邑正隱然自名

動於時而每每以此相期待前書且欲某為廊廟之文夫文章合下有兩等山林草澤之文其氣槁枯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温潤譬如按樂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麄野嘲哳如某者麄野嘲哳之為也不惟不能作官樣文章亦無日過花磚之夢稍待春晚得一對後則往往賦遂初詩式微縱野鶴於雙林以返其自然也亦子弄兵潢池州縣之吏不能撫安之儆儆而起前此朝家以隆興起崔先生竟不肯出頗孤蒼生之望令淮壖一向

却平静所願如此若此去道泰年豐使吾之根本厚而精神全則彼亦不能動矣因下問輙及之郎中閒居許時絶口不道貿字每與温校書論到此莫不推敬學力然亦不能不過餉臺季丈之少風誼也齋宫連日祠祭既歸又有盂陬一番人事遲來使兩日方能拜答切兾宿疏黄曷護太白璜以迓天寵

又

某兩拜劉翰一則約之以禮一則博之以文心融氣浹

良發深省向者得郎中之文讀之神彩精麗詞華絢發只作綴文之士看別未幾時今則渾造白礬矣記之規為敘置殆如白雲演迤於蒼嵓翠谷間而自生態度流水盤紆詰曲瀉入長河而不見底最後最善獨善之說方是指出標本使楊君而領會此義則宜其家可以成教於國得於己斯不失望於民如百圍之木封植底本根與發生出底枝葉只是一貫世之士蓋有錯會獨善之義而自遏其躬者則亦可憐矣郎中以為何如楊君

名銓字平叔其尊翁諱濟世青城人渠不忍書其父名欲以它字易之且更不欲出永康二字又欲以字行又欲減墓字大槩是感郎中之深知借雄文之潤色故敢忉忉説稟耳肯曲筆從之不勝至幸

又

某坐窓風雨中更無羣樂之興燈花雙懸賫帖槃墮殆如瘻而起醉而醒也中都海物維錯而不曾饗太牢之滋味故人念及之茲屬厭矣矧兒輩又得牽衣覔盧橘

哉近讀參同內景等書輙書數語代答末章之戲琴牀日妝胎仙舞鼎室時抄姹女歌此外不消媒妁語脾家安好是黃婆此其志也所悶西州事見說北兵猶未出境也風鰻日鱐雪壺友書以獻餘俟後訊詳之

又

冬未半月氣頓為寒伏惟對純坤之美履牽復之吉翁堂子舍蕙閣芝房各擁維春之祺頃自使還占報兼旬不嗣音譽咏風徽遐心炯炯火後滄涼秪如前日鳴聲

譆譆雜語嘈嘈譁於民間不能自禁一日凡四五驚近者方小定蓋緣新嚴自西頭來恂恂如鄙人終是有與三軍之士同甘苦意象尹蠻將漕和厚詳雅善類多之京兆年來中乾之形立見譬如好家居纖兒更不禁再撞壞也詔書一盼學省首上封事雖其言未必當事情而勁氣直聲有犯無隱亦足以大為一時之壯某最無聞知者然每交四方朋友例不以凡輩見目茲豈宜妄自俛嘿效不鳴之鴈哉副草一本漫寫求教請葛公事

比以見之施行恐益重忤者之過爾外間惟蔣良貴袁廣微亦有封章來上郎中必技癢安得諸賢翕聚於朝共吐胷中之奇耶祠庭奉親冬日為况何如松以貟霜故儁敢書此為郎中賀

又

某每得郎中書輙數日把玩不能去手守至忽遽中復惠魚兎帖抉精意於象外露生機於畫底已迥然不肯作世間書所謂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

无住對也第欲某下觀復一轉語不識郎中真以迎長日之至者為復也夫自夏五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夜半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通流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析之為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故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子却以動靜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

分或從中孚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本氣餘氣縱施横設無不可觀只看人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彼歷家以尺管候陽氣醫家以寸口切陽脉修煉之家以鉛鼎玄珠進火候般運之家以敲竹喚龜鼓琴招鳳行子午法皆取之造物還體之吾身豈有秀於百家九流而不掘易髓躡天根哉郎中六七月間退居南窓之下必能静閲陰陽進減之理洞扣往聖參同之鑰不知於此時節作何卦會作何爻看龍蛇之勢

未嘗不安也尺蠖之屈未嘗不伸也稻垂而秀麥仰而生未嘗不自裕於天壤之間也想朋友之進說於郎中者多謂雪霜摧剥之久則其發達也必艱須𨒫朋來而後無咎此猶未免於周孔脚跡下盤旋真知郎中之心者未必爾也參子黄昏亟命小童汲井花洗破硯漫答來教不覺盈紙曷日胥會析薪煑魚共談精到

又

某闊不奉山房之箋盖有待也天道左旋一陽來復朔

日南至二首為章謂十九年逢一章雲物必瑞水泉必清賢者必為時挺出如芸芬荔馥弗可得而遏胡為黄紙除書尚不到天目山耶清源之妝久已建旟瀘水之帥免牘已上不信潛郎之終於潛耶近嘗蠡測管窺造化之運含洪之徳雖至發用之功稍遲宣滯底和要須有人焉斡旋於其間而後能成物令官陰陽府萬物者半是占雲候氣之家而獨無以身賛化之士則涸陰之未解而稚陽之不舒無足怪也姪忝縣頗有志讀易因

其侍叔父西歸使誦所聞以告幸參擇之送邛州王進士一序就録請教且以驗進減工夫毋以頌而以規可也書窓得半日晴喜為作此魚酒伴書極艸艸它俟臈前折梅花以問訊

又

某日困秋暑一夜風雨撼摇窓屋殆如癢處得爬不必倩麻姑亦為之一快也不審郡害稼否屢収寶帖備見講學之力解經之功韓蘇二子皆因作文章時見道理

故前輩為之傾倒然東坡如銀山鐵壁占得地位十分完牢退之如欹笪偃松未免一時有倒贓處畢竟本心磨滅它不得若劉柳諸人則合下墮坑落塹不必問也富而可求一段伊川以義言上蔡以命言盡之矣更有新得望時書所見以瑩其疑又有借書之請山房年來儲藏頗富必抄得阜陵實録日歴會要等書及稼軒石湖趙忠定王宣子輩文集或行述碑誌與南軒奏議豫章江陵長沙鄉里成都等志専遣人懇干執事幸語魯

叟輒尋畀小廝以回不勝至感每思一事雖摸摸索索記得三二分但精魂不强終是遺忘又未免東坡獺祭魚之戒亦可憐也金星書亘見沿路黒昔此為何祥耶抽織錦之一機露標月之半指正有資於耐久朋友也魚酒伴書一笑領畧對客草草照之度外幸甚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　祿

謄錄監生臣徐元秀

鶴林集卷二十九

宋　吳泳　撰

書

與真西山書

某生長東蜀自小學讀書既强而仕已知有先生長者之名欲趨拜於下風而道遠江長莫能羸粮撰屨比外惟以書請益而又墮於困循既作復輟先儒謂悠悠潰潰虛過歲月是可懼也去年春令䆮稅院相過始得尚

書所為文冠帶讀之夜氣一箴冥升利于不息之正也拱極一記考槃在磵永矢弗諼之義也楮衾一銘怙侈滅義服美於人之訓也坐右十圖簡而嚴勉諭僚屬四事明而切翰林詞章一編温醇深潤其思油然以幽其味黯然以長也某雖未識尚書之面茲見其心矣化敝文衰人物消靡故國之喬木零落殆盡新田之采芑培埴未豐中外所屬望以扶持世教康濟時屯者尚書一人而已命召纔盼朝野胥慶咸謂温公起洛譬之游龍

能出雲雨蜀公起蜀譬之麟鳳能服猛鷙葢羣賢翕聚固為朝家美瑞而大賢出處尤關國之重輕是必求有以副海内之望可也今㢢事方更而未盡危機交急而弗停金誡元輿憂瑞方始最是入心蠧壊陷溺既深非得華佗槙腸滌胃之方恐亦未可卒救尚書經濟之藏著幾古今必知所處於此矣某材不能適時用學不能輔理化漫以片文叟字奏於作者之庭詞雖未工忌者已衆每思黄離畜牝之吉深味中庸尚絅之訓若非韜

晦定速顛隮所頼尚書主吾道之宗盟立斯文之慧命盈庭吉士倚作金城如某者儻得一望聲容參侍誨語持是以歸見鄉父兄是亦終身之願也草此修問瞻望旌棨乞為宗社保重

上劉左史書

某聞之國之有老臣猶人之一身有元氣也功名魁傑之士容或可少於時而至於耆儒宿德則宗社之所倚重朝廷之所尊信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而一不培養封

殖焉則是猶氣體不完精神不接而欲運其手足肩背亦將漠然不我應矣書曰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正謂此也故嘗以為國家真元之運息養於慶歷之時梏亡於煕豐之際而復清明於元祐之日衆正登用大姦屏絶士大夫慶於朝庶人歌於路故在慶歷則猶平旦之氣老臣漸疏新進用事素有勲望者納政在里第而年德彌高者各自放於洛故在煕豐則猶旦晝之氣一法令之不便則累章以力爭一除授之得人則寓

書而志喜待之以扶持之殊禮寵之以不拜之彌文逸之以經筵朝參之節申之以遣使咨訪之重故在元祐則猶中夜清明之氣然是氣也清明常在不為息養而加不為梏亡而損扶天地之心壽國家之脉立生民之命與晝夜陰陽坤乾復垢相為無有終窮至於今日又不待讀聖德頌耆英序元祐黨碑而後知其梗概也方令天下勳德閎大為四朝元老學問粹正為天子舊臣兼山黄公之後獨侍郎一人歸乎靈光之存耳然政有

關於社稷事有繫於安危侍郎不言又誰言耶比聞之道路播之封章則侍郎蓋以儲嗣為言矣以民事為言矣以軍政為言矣或相疑怪或相賞嘆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昔司馬文正之在并州也議建儲凡三狀其在西京也六事論時政而一事及邊防其在洛十五年也朝廷每有大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豈嘗以出位為嫌忤時為諱耶嗚呼閱天下之理多則其見事也必明趨榮名之念薄則其持論也必固學問苗脉自善類中來

則其為仁也必勇侍郎之與司馬文正蓋一品地為人也朝陽之鳳何所顧而不屢鳴也今天下亦多故矣所可言者不獨三言而已使當路者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諭上意則庶猶可以扶救若其護疾忌醫而不為思則天下事去矣學校小儒無所建明於時頃得侍郎所賜書且云道益衰矣時益危矣使世間常有善士固無遠近親疎此不獨見侍郎懇懇憂時之至心而於不令兄弟猶欲期之以學問器業而不俾為小人之

歸也故於安輿之就養也輒紓情素而自獻焉舊所為辯說七篇別紙莊寫并賜覽觀不宣

上崔侍郎書

某生長東蜀少時孤露其居家所共游者不過鄉黨鄰里之人其出而宦游於外又不數十百里之地其講學也無河洛之全書其論事也無燕趙之奇氣其記覽為辭章也無龍門禹穴之偉觀稟氣偏滯而規模隘執德不宏而才膽薄狃於耳目恬習之陋冥然被驅而莫之

覺者蓋已四十年於此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亦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之謂大丈夫嘗持是說以求諸天下之豪傑或謂古人有之而今則無之也侍郎自天子侍從帥西南某雖未得覘窺風采而問之鄉人於朝訪之南方士夫於蜀則皆能道其梗概輕裘紵絺被服率素而知其為孤介人也器無重備妾無衣帛而知其為清忠人也非於奉身薄於徼福陋於希世而知其為冲澹寡

欲人也夫舉天下物欲一不足以動其心則居官也必
廉涖軍也必莊臨財也必義立天子殿陛必能直辭正
色得志於天下必能使萬物各得其所異時新城之邑
若狹且近不足展拓才具而救飢弭盜乃有二十四考
中書所不能為之功信乎富貴貧薄者何往而不可行
志也某每愛諸葛武侯高卧南陽不求聞達其澹於榮
利若將終身焉者三十年將相何欲不遂而家之所有
僅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而已豈武侯好自抑損耶蓋

經綸天下當使清虛恬澹之意常多而功利物欲之心常少武侯之功烈所以扶持人紀復興漢室挺挺然有三代之英雄氣象實自清心寡慾中充廣之也胡文定公有言人須是世味澹薄不要富貴方自激昂若胡公者誠亦得武侯之心哉侍郎清心寡欲有武侯之資作牧益州當武侯之任陛辭之日必欲中外通情大小協力此已窺見用蜀之規模而入境之始登民閭俗屏去帷帳此又見夫愛惜民力之至蜀之民將頌而祝之曰

此吏生我者也蜀之吏將率而勸之曰此胥訓誨我者也學校小儒有如某等亦豈敢徒事文墨而不以實應先生哉某竊觀近歲蜀多㢢事軍政壞於亡紀疆事狃於嘗試陟罰臧否亂於無章然此三者使法度修紀律正不過一轉移之間而至於好利之蠹則剝蝕士大夫之良心為甚此殆不可以沈痼之日為受病之始也昔熙寧創置條例司之初講利之臣多聚文章之士而充斥四方者莫非分行營幹之使彼自以新意為功名而

不知利源一開則留病根於腹心牢不可去識者推原其自以為民不靖亦惟在邦君室至哉斯言不獨當時之鑒亦今日對病之藥也竊知侍郎寛静簡易皇皇以求仁義為心欲某等得以進其厭飫之説若夫以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則區區無所復望於時矣伏惟屬意焉

與曹昌谷書　彦約

某不令兄弟少自孤苦常有志於斯世學力不充惘然

無所成立郎中入蜀首蒙異知尉弟昌裔既辱論薦且以其賤姓名道揚於諸公間大心公溥則天之道此達材賢者所為也一自新都蕭寺拜違邈有出峽之命無益之書不敢登諸燕几郎中既離梁益事變日異人心日危國勢日益蹙敵人幾再犯蜀今春尤甚破武休入漢中復犯大安邊民塗炭衣冠虜掠雖制閫亦為從治之計蜀幾危矣嘗以紹興三年攷之薩里罕亦曾寇興元犯大梁子羽至退保三泉魏公移司閬中大略相似

然是時蜀危而復安者人心均一事力完具人才如柚
箙中之矢一矢既盡一矢繼之不致如今日無拳無勇
職為亂階而已也某嘗出位蚤夜以思每謂宇宙大物
也惟休休綽綽者始能用之猜忌褊狹恐天下之加乎
已忌醫護疾使壞證侵尋不可復救不知古之為宰衡
者亦如此乎否也某名微位卑空言不足以達志如郎
中之才美上為廟朝命脉下為生靈根本能以蜀之危
亢言於朝俾二三執政稍開誠心布公道參用度外之

人勿諱張皇之論命帥選將收拾人心則蜀道幸甚蜀民幸甚不然聽其所為如賭采一擲則梁益之事去矣某僭布此未有詹覩之辰上乞為洙泗河洛宗門珍炁道體以福海縣

又

某杪春拜書附制幹晏丈之舟以行歷夏徂秋計當上達一自戎都移制閫於益昌鄱𨕖邸報不復西來凡朝廷大除授少所知見但聞之道涂相語藉藉謂侍郎始

以月卿命繼以法從除將自是西帥矣已除書自天陛華遼閣遥拜真命即為此來人心所向士心所懐三軍之心所屬不惟徒賀而將實賀也蜀之為國靡敝傾壊視昔時為甚頃者與元潰兵擾天紀鳳集紫巾轉相傚儌跨州連邑如涉無人之境彼之所以冒為大惡疾視其上而莫之顧者亦以蜀中諸郡城多隳圮兵不練習干戈朽器甲鈍無以共禦王事縉紳先生又不歴筭周思開示逆順躬任討賊之責惴惴然猶養虎狼惟恐少

拂其心則若將忿而怒已此豈馭軍理國者所為哉古人於屯之難也而必曰康屯於否之傾也而必曰通否天下豈有不可為之事特在夫處置者得宜而已前日之變環冦坐視而不用命者閫外官軍耳邀求賞給而不肯前行者移屯營兵耳如黎雅諸處牌手則未嘗不效用也前乎開禧則有判將後乎嘉定則有判兵如沿邊流民內郡貧民未嘗有一人敢作亂也今殘敵自文它盜蜀中頻得寧帖若更得侍郎之來經理軍政收回人

心責任士大夫以事使氣脉常流通而支節不解散冠去之後常如冠至之時上有凝志下無離心則國庶乎其可為也侍郎素諳蜀中利病曾泮諸生才識謬迷然恃知予之厚則不敢不畧陳狂愚而抒素情進之退之一惟所以命耳時已薄寒所幾上為廟朝壽本下為生民命脉厚加眠食以福善類

與崔菊坡書

某伏自尚書帥屬東歸曾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遣人追

送隷也不力及燮而仙艎已過月峽矣洪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册囊就附其舟以行雖鼻緩已不及事然門人所以戀德之誠非此則無以少見真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萬鍾不能奪其志嗣君訪落圖任舊臣累詔趣徵亢章不出難進易退之風高但温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事知無不言雖詔書中有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公去

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為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關言路之通塞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詎可翳然林水之間不以温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為言哉況尚書負海内之望多士之所模楷苟惟不言言則必用况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於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拔擢如某者謬庸亡奇亦以尚書舊辟靡撫機之例置之機㮇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真不虚

言也蜀邊一向帖静頻年田里間亦不爲不熟而物價之昂竟不肯減所幸者闗表差平自此外别無所聞令因漕司人便輙附一緘申謝就有某堂神泉日冬夜九詩及前崇慶王使君所記社倉碑一本拜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耆德進乘新陽竚有延登之拜

與李悦齋書

某去歲纔及脩門即夜牋用敬附五月十八日遞以往揆日之程亦當緣徹書臺之下矣每校勘徹之常丞景

仁出示寳翰雖屢蒙甚記而日前所寄書音銷響落竟
墮浮沈不識先生長者罪其簡否侍郎學懋而政美德
成而行尊人物之望海内所屬有如廣東崔丈建寧真
丈與侍郎代不數人而已但世運多屯泰交不競三先
生者或勤勞於外或偃息在家譬如雲氣浮游太空片
東片西不能聚而成雨近者冦盜披猖已屠數縣名藩
重鎮多缺帥守崔禮書既辭隆興之命王帥久得祠而
未離福建以此事權錯出而人心揺刑政垢玩而賊黨

固夫人情本不甚相遠若得一人焉出而鎮壓撫柔之先從人心上做起根本則昔之脅民為盜者庶令可以化賊為民此特反掌間事耳班行諸公之論直以為此段須得三先生然後可以辦集蓋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吉哉徐考節之言真有味也某仕材洸下玷蹟周行亦既一年曾無補報輪對又在今春之莫但歷攷鄉父兄衮衮登朝者官職崇卑各有定分風節議論率皆可觀某雖不肖不學安敢希慕之才

之珍而求以附善之心則晨夕不置侍郎模楷後進天下方望之如元禮豈無可以警悔者因風顧示其略庶存此體段於胷中它日不至爲宵人之歸是又拜門墻之賜也王正之首熏艭濯露𤥨此一幅之藤上祈爲國之珍式玉其體以迓天休以壽國脉

又

某頃從月置再奉赤牋就以所露封章上塵書月不審曾洞徹否上睠西顧謀帥中軍詩書禮樂之望亡踰老

臣者於是拓以蜀國十連之封峻以堯章延閣之秩式正使名永清國步眷顧之意蓋有在也命下之日中都縉紳莫不舉酒相賀而某獨尚竊遲蓋蜀之武不能早用於鄭國未危之先諸葛孔明馳驅受任於漢軍屢敗之際凡所施置倍覺喫力今須夙戒元戎徑度雙劒更勿牢辭往復以緩於事機此則邦人之所望也侍郎留次著幾古今扶否康屯必能宏濟頃庚置未發前因會宰士皆謂侍郎孜孜體國盡公血誠凡所建明率皆平

實是時已自畧知有建梱消息不三日而命從天下蓋以望選不係人言也某兄弟游門牆已久區區之見以為今日之事莫若旌三州死難之守戮環冠坐視之將章明國法興起人心凡弱政敝事勸令一切更新應五州失業之民盡與蠲减租賦或如西和忠勇軍法團結民丁或如渭濱雜耕故事逐漸講行屯田不知兹時便可為否若夫制總相通掌兵者與理財者和豫此在侍郎必有所處爾縱筆及此不覺忉怛

又

某頃連遞奏記茲更不縏述起居之問十二月三日邸吏録以侍郎辭免之牘備悉蜀中事勢已就瀕亡後一月度常卿處復轉示與鄉人劉子并粘連到趙副使書尤見侍郎懇懇憂鄉國之意讀之使人哽咽方敵騎破利州時纔聞遽報即同鄉人往扣廟堂晝登光範之門謁執政府犇走伺候飲食晝廢如此者凡六日亦曾兩見丞相四見參政樞密與之痛説蜀亡之狀且乞召陳

襄陽以二趙為制副藉其兵糧援蜀又以其新立功之故提一軍上夔門以控扼其喉一軍出金洋以邀擊其背侍郎從中權運籌副使糾合忠義招徠潰卒相與式遏寇虐恐有可康救之理言之者急而應之者緩雖盡從其請而尚遲其行既得侍郎書又以四事為請其一言降詔撫諭其二乞趣二趙行并遣鄂州王旻一軍應援其三乞應制司財物須管制副同用其四乞沿江荊南須擇才望方畧之帥次曰徵之監丞又欲乞降省劄徧

下諸路監司帥臣許其自辟置官屬自支用財賦招兵禦敵上下流相應援其間委折鄉人必詳報去五月間第一番議蜀事某以為諸葛公德政不舉威刑不肅二語最中蜀梱之病莫若更用悅齋為帥或云妨礙桂丈又見侍郎與游景仁書令從二趙中擇一人來或又以為此統兵之才當時言輕既不孚信後來繚遶回旋竟不出此然待其出命則已晚矣侍郎所謂儻陛下擢臣於數月之前大安利閬未破諸將未盡歿亡軍士未盡

死散則尚或可以勉竭真至言也第區區猶有餘望者侍郎與副使心腹相孚更無掣肘可以展采錯事更乞勉為鄉國多方措置共圖所以救援收復之策此不獨鄉人之望亦宗社之望也言之及此血淚迸落仍冀加餐善護以拓經濟之藏

又

某伏自六月十八至於八月三日凡四拜書皆附益昌遞行近蒙專使遣致書餽復從月置中祇領七月空日

一緘則知某前此四書猶未闕徹穹檻又不審牙纛起離之後浮沈與否也諭及結局兵財總數仰見綜理微密之功向來蜀口兵額號曰十萬宣撫司交與制司尚八萬二千四百餘人後來兩三政所管止六萬九千上下今受任敗事之後乃能收集填刺合忠義至八萬五千餘人則兵不為不足矣向來制司元交宣撫司錢物本窠名錢引尚七百一萬一千二百餘道各項樁管一百四十五萬六百餘道銅錢小會子金銀物帛又不在

內想前帥交割時必多散失虧損矣今於用度罼之之際猶能撙節則虧目共管一千三百餘萬則財不為不厚矣經理荒殘規置阨塞又皆可久可大著實工夫後人亦得以有所据依何其幸也世嘗謂儒者不善知兵而不知夾谷之會强者惴焉善知兵者莫如孔子儒者不善理財而不知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善理財者莫如孟子天下事非吾儒為之而誰為之耶近亦得新刊書有二語云兵不在多而在料簡財不在取而在調度却

也是好説話但臨邊練軍自昔所難而不知所以料簡者何道師行一日便有支費而不知所以調度者何術俱未能喻其詳在高明以為然否張忠獻公罷都督府除醴泉觀使或勸公勿復問時事公慨然語之曰苟有所見安忍不言如來書所謂繼此歸伏林泉不復與聞外事之語則非所望於元勲舊德也丞相久病近作止不常時事大可慮書不盡言所冀為廟社保重

鶴林集卷三十

宋　吳泳　撰

書

與汪尚中書

其閒居寡儔得蒙賜書以勞苦寂且辱録示至日講義見教體段平正辭旨條達如以子半為復之初黃鍾為復之候仁為復之元仰見探索之工但首闢諸儒動靜之説此為未瑩耳葢陰陽易也動靜易也易六十四卦

無非天地之心然二陽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漸生漸長日新月盛心普萬物而流形於穹壤之間於斯時也物實相雜難可名狀大壯雖曰見天地之情而所見者特其發達於外者耳而心之精微妙密則未之能測也惟復小而辨于物五陰方剥於上而一陽已生於下當肅殺之中已有孳萌之兆於貞固之下已有流動之脉生生之理無一間停息於此而觀則昭明潔淨見得天地之心最為親切故在周子則謂之陽

之根在程子則謂之動之端在朱子則謂之闢之始在邵子則謂之陽之初起處大抵皆於動之端倪識破此心真善觀物者也況坤上也震下也坤即是靜震即是動聖人分明以此二體畫卦若離動靜而言陰陽離陰陽而論易道是猶以無寸之圭而測景以不度之衡而觀星則復易為紙上之易又安能窺測造化之心哉蓋易自老氏王輔嗣以來止就歸宿處觀復至河洛諸儒方以發動處觀復羲文周孔之精藴密義至此復大明

矣不審尚中便以迎長日之至者為復耶夫自夏五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夜半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日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析之為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或自小雪積分或從中孚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縱施横設無不可觀只看人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此却要吾人喫緊用工

書問往來亦附贅懸疣耳尚中識見自高茲心常爽必欲窮極其靜中自得之妙又安能妙萬物以為言哉一日之間鷄鳴而起讀經東窗下飯罷臨池習古法帖學未成又棄去復命子姪以所讀之書隨筆抄記屋之後有山有梅園竹塢非風熙日暖不出夜則青燈界古繙閱史策率至子之半乃寐尚中以為易乎否也雨寒迫節草草古答來教餘俟後訊

又

其自川中罷守復回苕溪爵居林水之間粗安其拙雖
白道而宜窮不問也嘗訪問朋友生死中間得和赴真
死矣或有謂竹坡亦上仙者昉亦疑之何天之不憖庇
吾鄙耶妝近書問使者以故則知挈婦子隱於吳門幾
與世相隔所以人謬傳耳南窗讀易想日有新知但六
經惟易最難學伊川平生所得只在易傳嘗曰吾四十
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紬繹六十以後著
書其傳之成也猶不敢輕示門人且云只說得七分今

台翰便謂自有此易未有此解何其言之易也且勿言
卦象爻辭先說易一字老先生只言變易蓋謂陰陽相
磑日月相射晝夜相承死生相摎其大綱領不出乎此
或者戴神墨履靈式或以玄測或以祲傳或以本氣餘
氣言或以純體破體論或以飛行流遁看若見理到亦只
是變易之易不然則流為醜博之學也尚中以為何如
近敘夫肴論語嘗寄序引來煞好惟命名曰衍究郤又
佀好奇吾人只是講學讀書不妨細商量獨懼其年之

老也俛焉日夜孜孜斃而後已因答來教輒僭及此亡弟壙記一本就納過目必爲惻然春和切望撐小艇訪我於花外當同作徑山洞霄之游餘萛以斯文斯道之珍

上鄒都大書

某嘗聞天地之閒有常事人之一身有常職學也者所以事人事奉天職者也化民善俗非學不行入政莅官非學不治裁事制變非學不決然則學之於人也其

所關繫亦大矣昔周大夫不說學而閔子憂之以為上陵下替能無亂乎夫春秋之時去三代尚未遠也當時列國君子如鄭僑之知學晏嬰之知禮韓宣子之知易叔孫穆叔之知詩延陵季子之知樂著著然與學問氣象參錯著見於時者尚為有人也一原伯魯不講學何遽至於兆凌替之亂哉蓋天下之事兆於無形而能制有形者學術是也自入春秋道與政為二途而理與事為二致天子不議道諸侯不明理士大夫不講學庶人不

斂政周列國之望也而大人者曰可以無學則道術分裂而禍亂日相尋矣可不懼乎是以君子必貴講學今夫武人悍夫强梗難制威之以兵則弗馴懼之以勢則作敵至於見仁人君子一言之誠一事之義則往往感泣而願忠投命而下拜此豈有他智巧可以屈其力爭狙丘既脩則軍旅之事潛寓其中教化興行則凶悍之氣冥然消弭泮宫之詩曰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小雅之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衆若非長道之能屈而亂疑

君子之所不能定然竟能屈醜巳亂者蓋學問之力也執事以天授正學崛起南方實踐真知見于有政自登蜀坂馳使車崎嶇險艱備殫勞勩蓋二年於茲矣方敵兵之來須洞深入益冒瀕危僅一棧道而執事能凝然不動以鎮安軍民援師一來敵竟郄去及叛兵之起朋伍駭亂搢紳被禍極於慘酷而執事能挺身干戈不屈威武兇徒相戒卒不敢犯夫内寇外訌皆不可以禮義弭也當時勇者不敢當其鋒怯者不過避其鋭執事一

儒生耳詩書禮樂是習道德仁義是修寬厚長者是處然敵至而反戈賊來而草靣譬之鳳麟高翔羣狡率服者此非有學問定力能至是哉雖然元濟之平蔡人不知上下之分久矣而裴晉公倚一愬以示之櫜鞬禮行觀者皆聳天下之患狃於所習而轉移之機不可不新其所習者也蜀自近年以來綱常陵夷名分隳替將士不知階級之禮軍旅浸無紀律之法含忍混貸殆為故常而孽萌疽根轉相倣傚遺禍至此欲一洗而新之其必由

學乎今執事奉天子命牧御全坤共二師屏而某以佔
畢諸生適掾文學此六十郡觀聽之始也執事倘不以
某不肖與之講學以勸化齊民使平日禮義善物孝弟
忠信吉德有以習其耳目而柔其體膚則民知尊君親
上不敢覬覦守固攻克效死勿去雖閭有強悍弗率亦
將聞風胥動消其暴戾於冥冥之中矣此豈非今日第
一事哉昔張忠定之始鎮蜀也均亂甫平學校頹替公
不息息於弭亂而乃留意於興學有劉式者服勤師說

精通大義遂自撰牒辟充州學教授而蜀之學者聞風遠來其詞曰興邦教隆世禮莫先乎六經率天爵臻人極必本乎四術事固有相感而不迂者執事倘留意焉則禮義之宫名教之地文翁高朕之室必有劉式者扶道植教興世禮立人極者也執事幸無忽

上應都大書

某聞之昔者聖賢之論為政不曰才力非以其人之英邁勇敢不足以辦一世之事也盖事物之來必有聯絡

管攝之處而應事接物之中亦必有經綸主宰之妙使吾方寸之間湛然清虚精一無二則是心也如火之熾如泉之達斯足以制萬事而宰羣物脫或不然良知之萌甫方萌物欲之攻取滋甚聽其與物流轉而惰慢之氣又從而乘之則神明無所舍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舍講學何以澄治之哉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然其授受之際前後相詔不過危微精一四語畢命一書康王之精神在焉畢公

之文獻存焉而其所以訓迪殷士至親至切者亦不過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逮至春秋茲學之源流猶未泯也子產列國之大夫也當人欲横流之衝而獨能別識心體之正其言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在孟子即是夜氣在周子即是主靜在程子即是主敬在謝子即是常惺惺法在延平李氏即是灑落處在建安朱氏即是天機活潑雖發言之章指互有不同而要其極

則皆收歛齊一不迷失其本心而使為事物之主也執事平日所得其得諸此歟方象山陸氏倡為即心是學而婺之士曾無一人遡江以西其風氣葢巳淳矣執事者又自東萊而參之考亭者也學問之本末行巳之絜度具固不能盡窺其秘而得諸朋友之所聞葢知執事以中夜之氣看道心以平旦之氣看人心以性之靜者為心之本體以情之動者為心之感發以如保赤子心誠求之為與人一動靜循環體用該徧執事之學亦可

謂講之審矣其也必嘗有志於此而學力不强靜不足以君躁欲不足以勝怠倀倀然如大軍遊騎四出遠而無所歸豈期末路孰事移節西川而其以留臺未至之賓實孰見賢之贄苟惟隨俗俯仰以浮道陽相尊而不求所謂審問聚辨之益豈不困乎為生哉此其所以宿戒豫齋欲以心源之所得而參同於宗門也嗚呼心一也以堯舜三代之所存者而存心則其心活以春秋戰國之所亡者而為心則其心死日知其所亡而夜無忘

其所存則心之本體昭昭具在雖以此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可也不識執事以為何如幸誘而誨之

答嚴子韶書

某比承賢主賓聯璧見過吏塵不清簡於延待弗克久駐車馬此為悵然耳即日冬序晏温喜聆經緯肄習德履休暢道喪千載聖遠言湮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横渠張子倡絶學於衰世之中相與發揮孟氏以來不傳之秘然其講道也言質素而不華理平淡而無奇微

開其端而不盡發以告人盖使學者怡然自得之也至
武夷朱晦翁紫巖張南軒則句句而釋字字而觧精微
妙密之縕盖巳抉露無餘矣兹承下問猶以無極為疑
致知力行為二豈其於朱張諸書猶未究極其說必欲
問而辯辯而知耶太極之理亦妙矣涵動静生陰陽二
氣五行四象八卦皆於此乎演出方其未生也猶人之
懐子子在母中及其既生也猶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流
行發育之妙化化生生之機於是乎無窮矣然是理也

無聲之可求無臭之可接無有方所形狀之可見是以周子必曰無極而太極蓋明太極乃無形之理非有形之物也晦翁披剝圖象義理極是章明而南軒釋之曰莫之為而為文勢亦順說者猶謂無極二字不可搭在太極上大傳言易有太極而不曾言無吁此不惟不見太極且不知易矣易者無方無體者也而云有太極則無極而太極之理明矣聖人著易字於太極之上亦何嘗以屋上架屋床上疊床為嫌哉其如知行之說凡以

學者之病窮格汗漫墮於徒知徒聞之地而少有所謂
真履實踐之功脫使真知驗之躬行率多悖戾則兄又
誤矣凡躬行之悖戾者皆未曾真知之故也知與行工
夫本互相發始條理終條理知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不可
偏廢知之明則行之力行之到則知之澈是知常在先
而行未嘗不隨之也兄乃以窮格為汗漫而必欲從力
行處下手格物之功未至而疾行之心已先則將恐於
義理有中有不中者矣秦漢以來豈無志於力行之士

行矣而不著習焉而不察擿埴索塗莫適所依卒背於中庸不能與入堯舜之道是殆㝠行而已也行之惟艱之言盖不謂此高宗舊學於甘盤則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傅説之告不過欲高宗行其所知而已矣看經須是參互出入首尾融貫當自脫然有警悟處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居其四而行居其一某仍欲子韶從致知處下手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聚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

之哉對客之暇隨筆疏去未免掛一漏萬有疑不妨再

指教

又

某伏自神泉道別寂無音驛之問共月萬里於我良朋豈不懷思即日秋煒正濃喜聆里居侍親德履休暢河洛轂響斯道荆榛武夷朱先生發泒咮於朝陽洞析微義以告後之學者不但數千百言而已聖門路長良朋難得鈍者既難湊泊敏者又不耐煩脫有英才間氣生

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老儒崇尚之言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丈實然被駈渾不知覺此吾道所以孤行而有志於斯者必欲羣居相與講明而求為至當之歸也予韶真能擀得擔簦萬里訪尋文公諸書且徧謁於其徒旣歸而求之復以所聞見於東南者會萃為一編以驗不令兄弟子之志則勤矣敎授葉文自是宗門中的的正傳筆之於書化之於口固已純熟不同如器之陳縣丞於知行一

說亦然分疏得明白其論司馬温公有見於正心誠意無見於致知格物白没了大學發頭兩章唐自韓文公作原道已脱漏了致知格物一段其言曰正心誠意將以有為也是雖能排一時佛氏之害而不知已蹴大學之等若只從正心誠意處做起而不向致知格物上發脚譬猶人之行路不識路頭而便欲從半路裏截去其得免夫顛冥幸矣嚮來與子韶説幾多而猶以此發問於人脱使真知騐之躬行率多悖戾此何等語不意子

韶未之改也見得來子韶日前都是看知字輕了纔有所知便不能涵泳乎所已知實有所見即不能推極其所既得温𬫹紬繹之味少融會灑落之功不至所以怡聲下氣終見其難疾辭遽色未免間作原其病根皆生乎此蓋不可專罪氣禀也行道之人苟知愛乎其親悌乎其兄尚或能之豈有秀於民者而反行道之人不若乎昔者某兄弟亦嘗以怡名齋矣養不逮乎其親而同氣相屬同堂相好一如父母俱存時相似怡怡融融雖

友生不能喻其和妻孥不能比其樂但見只是天分中
事易知易行不知子韶如何問一怡字有許多說話甚
莫曉也夫所謂學問者不徒學也而問亦不可苟焉易
纔說學以聚之便說箇問以辨之中庸纔說博學之便
說箇審問之論語纔說博學而篤志便說箇切問而近
思問之不辨不審不切者皆非學也子韶既獲與朱氏
門人相接從四書中儘有大綱領大節目三數條可問
而問其所不必問等閒蹉過是則可惜耳邊聲時搖輩

務未休横渠所謂委之劇聚以驗其勤㬥之邉衝以觀其畧正是時也而某咸無一於斯有所警敎不惜因北風時惠好音

又

某墮跡紅塵市中悶悶不見巳鈌每四方朋友相與講學既切矣而又磋之既琢矣而又磨之時發深省勉齋既下世宏齋繼沒毅齋楬立于婺女之濱罕與世接留宗庠者僅桀六十四丈一人擔當考亭門戸嗚呼亦微

美有志乎此學者須是完養思慮裁培義理不可先起求成之心孔子所謂獲孟子所謂正政此病也如子韶拙藁與四書講義其間文字儘說得去但發得太輕便欠深醇醲厚之味要是此時節只好諷詠尚絅之詩可也立齋自謫渠陽後學益造詣文益和平不可不審可之季永弟恃原而往進進殊未已也近方識唐彦祥其人頗能用心科舉之外他時必有可觀因舜父之歸占答來教不暇詳述所懷耳餘祈為天下寶珍𠉀

答吳道夫書

某聞不上起居狀傾嚮之懷想亦同之比聞讀易北窗日詰勝處但不知從何處下手易變易也上下數千載惟伊川老先生斷得此一字分明盖謂陰陽相磑日月相射晝夜相承死生相代其大綱不出乎此後來或以主測或以祲傳或以餘氣言或以破體言或以飛行流遁看雖支辭蔓說亦不過從其動者言之獨闢子明頗見理有云天陰陽半人善惡混然陽晝六時曉昏皆為

陰所侵其用事惟四時而已易卦六爻初上皆小位之正其用事惟四爻而已此所以善人少惡人多治世少亂世多亦可謂易之精深有關於世道者也不知道夫有取於此否乎東皋子來出示二章且知傳經之暇誦詩讀離騷時復游戲於酒壘棋局上環視區中之人皆坐我百尺樓下矣某亦留意書傳有經史互攷有傳註訂義有分章有斷句有缺文有疑辨有帝制王言體有天文地理說絶不用諸家解法工夫宏濶彌年未就他

日脫藁則幅巾藜杖相從於雲水間當求以瑩所疑也九日懷賢輒遣白衣人為壽康尊風味不減桑落蒙賜領采幸甚氣序薄寒顧言冲輔陽機以人物自愛

答任子嘉書

某造朝之初程叔運來中都具言子嘉居家好學其所得者躍如也一句某聞之驚愕曰子嘉頗與舞雩詠歸千載同樂耶若爾則百聖之戶庭荒矣旣得來書迺云再取六經字字而讀之於聖賢用心處粗窺一二則知前

日之所謂躍如者莫是於讀書時有會心處否於看義理時有欲罷不能處否聖遠言湮士學踈莽鈍者既難湊泊敏者又不耐煩譬如園夫灌花須是株株而灌農夫之務去草須是根根而鋤若以莽鹵滅裂之工而祈浸灌梳櫛之效非善為圃稼者也子嘉讀書之志誠必有見於此但未審窺見聖賢所以用心處果能真見乎否也真實之見與摸索之見得皮膚者大不同格至之知與約畧而知得些小者大不類百世在前聖賢之心

烱如一日試爲我書其所見者何事明以見告庶幾交相益也且今爲字民之官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此二句作如何説併示標月之指其如名譽之不聞此自朋友之責不待丁祝暑候正祥願言講學自愛